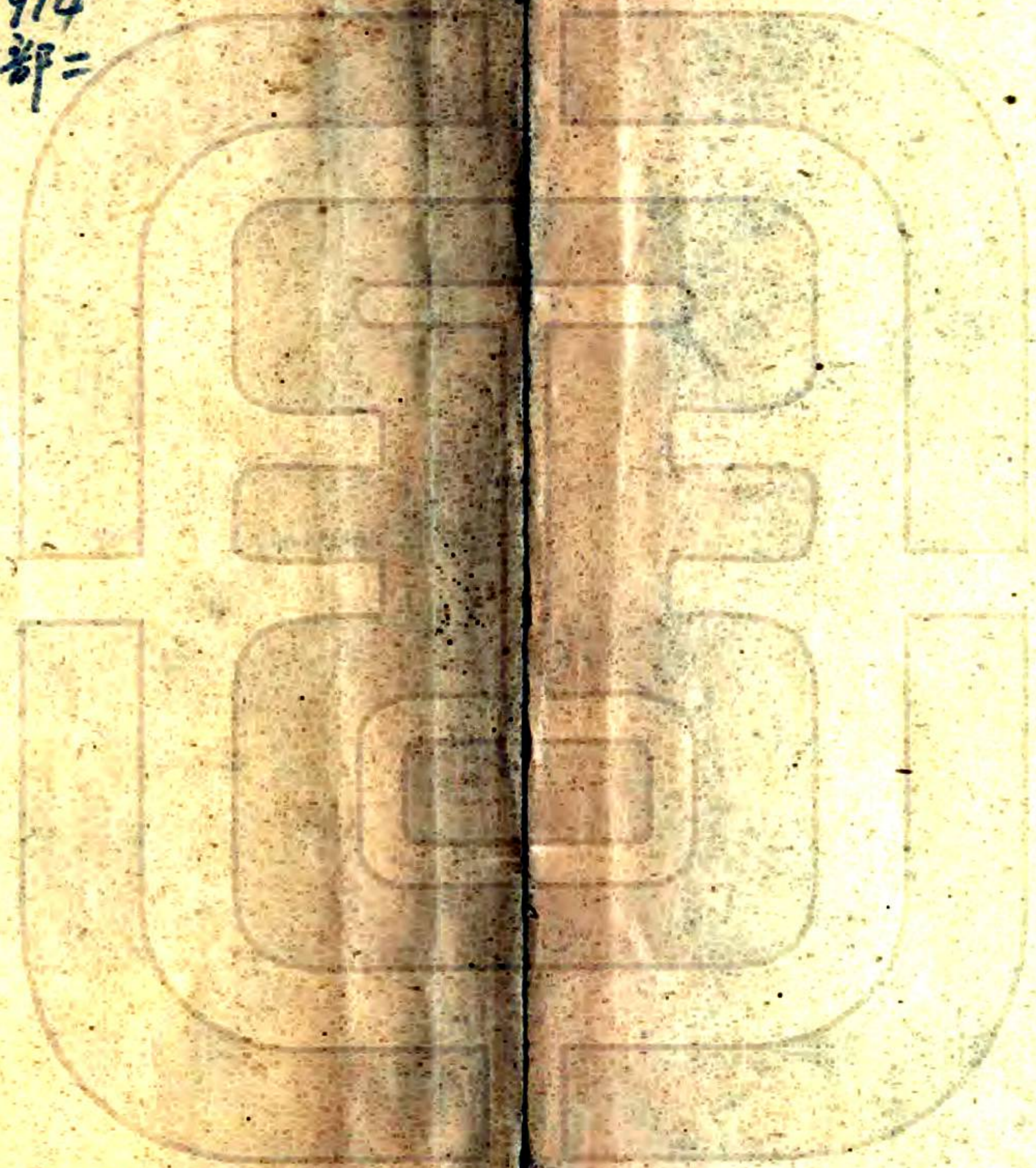


我
省
紀
游

地828
914
部二



諸暨樓籟盦先生著

峨眉新遊

段世澤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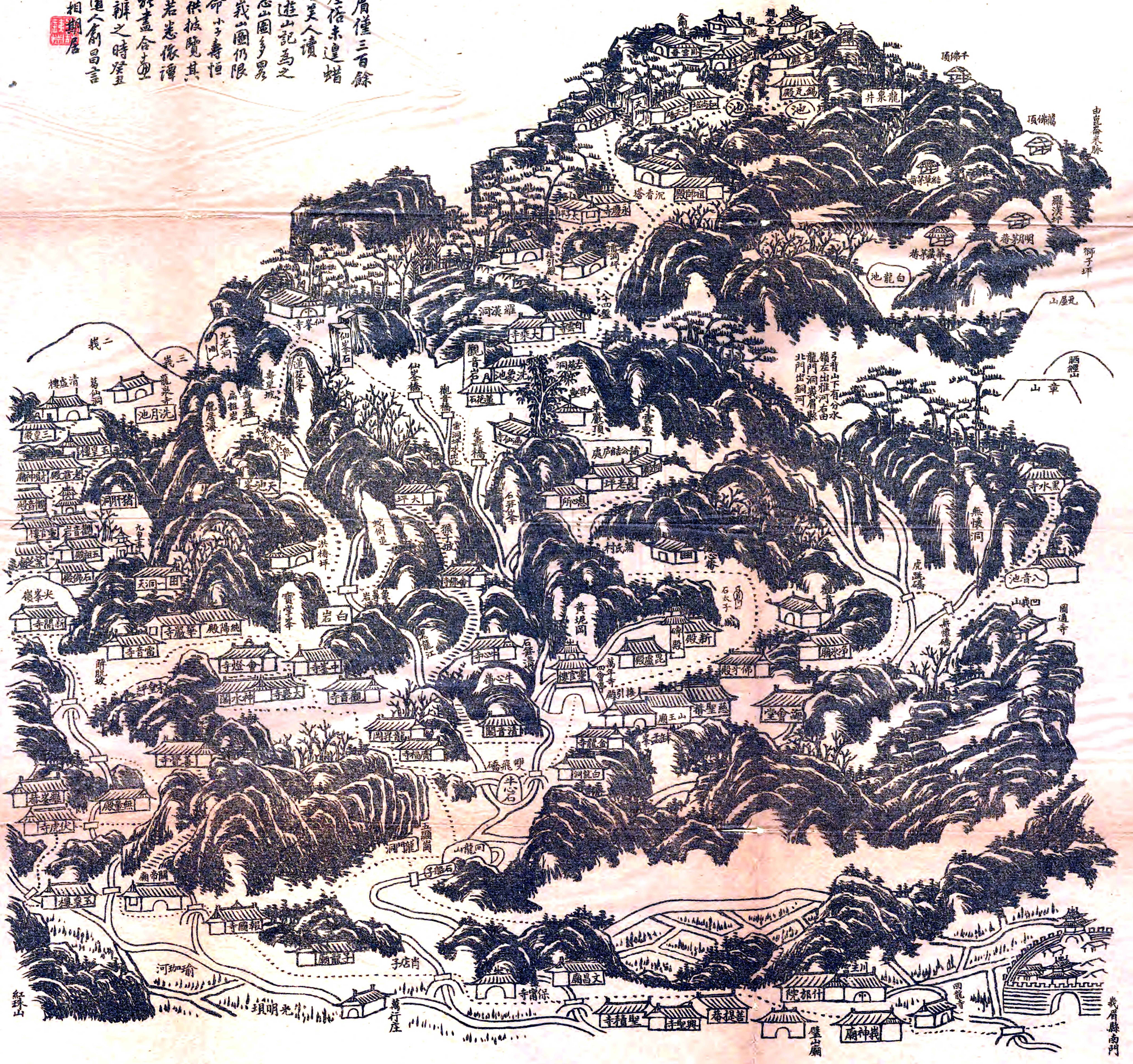


壬子孟冬
刊于成都

峨眉山全圖



成都去我眉僅三百餘
 里余竊屢倍未遑蜡
 履不免山靈笑人讀
 福盧先生遊山記為之
 神往按縣志山圖多異
 而譚晴峯我山圖仍限
 於幅幅屢命小子壽恒
 擴充此圖以供披覽其
 中水道蘭若悉依譚
 圖位置未能盡合上座
 理識其必能辨之時望
 孟春錢若道人翁昌言
 後於錦城相期居



由崑崙來脈

獅子坪

晒經山

我眉縣南門

紅珠山

樓 藩 金 先 生 十 九 歲 小 像



國朝詩林

為稀子年高六善坤自以西呼三排
影戲為取影可卷三詞曰吟吟何人
新將如再臨準一收貌清之嫩想機
危坐情家不怡去錄以卷了自亦能
以明自度人已為學言思乃有于海
止然乃已也女共離出已書言宜官
久困齊之窮抑一古之為光廣

臨危構免自以為取及又何怪乎
事之相連三言程未年悅少管
有之若此日子未未也來安手控取
隨如第年流子乞子言言空感浮
況今叔出入卷自人古執中一每獨
欠榮年鴻念短中蟬蛻河泥廿年大
隱年百里中一書之有梅蕊年

阿國神
神同
神

高子子子高六善申自以西呼三探
影戲為取影可若之詞曰哈哈何人
張燈如井陰準一收觀清之影想樣
危望情美不怡去錄以卷了自六矩
以明自度人已為學言忘為守海
止無方已也女步誰出已書志在官
久困齊之窮抑一古也悲為死慶

蹈危梅兒自以為取及又何怪乎
多之那通三言程未年悅少管曉
有之若出日子未年志未安年拙取
隨如弟年流年子子子言空感浮
況令叔出入卷自人方執中一每獨
兒年鴻空短中解短行泥廿年大
隱年阿里長年一書子者梅慶年

峨眉紀游序

蜀之山有聞者曰峨眉其高不知幾千萬仞連亙數百里占數州縣之域夫山之靈者生物必蕃是故木之珍中於材草之良益於療土石之膏孕育五金硫鑿之屬不絕而其民習桑蠶樹蠟仰利以贏論其地勢青衣大渡之水交貫其脇大江在前襟掩而帶束之上揖岷嶺西接邛來南脈絡夔道蠻夷諸山所以界隔華裔雄尊鬱奧非是無以爲蜀外屏釋氏有云普賢示現於此山者聖鏡佛光靈迹休著說頗不經晚出古者畫州列牧表一方之鎮而祭以其望如是而已彼誠無當於方輿之紀尤非采民風察土俗者所務而誦四方之傳道宜不出乎此也諸暨樓君蘊齋官蜀十餘年歷宰劇邑更蜀之故地形物產民風土俗蓋嘗一一識之中閒

峨眉紀游

序

去游日本往覘其國政著有東游日記今夏避暑峨眉一時所錄又洋洋盈數萬言推覈舊聞證驗心目雖一名一物之微必極之有用而止異於文士墨客搜奇剔異以體製爲悅用心可謂勤矣吾聞樓君之志方將馳域外之觀環大瀛海循地緯出入東西一周而後快乃其生平仕履最久於蜀使名山若峨眉者不得一至焉亦所憾也樓君旣志其遠者大者而又能不略於近滋有異乎人爾以之通於爲政之道不誠可乎哉光緒三十四年十月江夏楊承禧序

峨眉紀游題詞

芙蓉城外生芳草扁舟歸去江南早頻年風雨動愁吟春花落盡
人空老牆龔先生才迴殊將歸示我峨眉圖次第清游如在目山
海經注蟲魚疏秀語何止奪山綠寶光同啟龍威書江山信可助
文字史遷大筆同涵濡回首舊游如隔世詩人老去門空閉龍蛇
發蟄起人間鸞鶴空聞嘯天際揖別青山踏輦紅屈指年光猶可
計吁嗟乎大陸風雲多變態岐路茫茫生感慨春風流水武陵谿
漁父輕舟胡可再蠹魚仙夢少人知靜裏乾坤無阻礙庾信狂花
老屋中定知展卷峨眉雲在癸丑春三月雙江豫波劉咸榮擬稿

峨眉紀游

諸暨樓藜然曰。蝸國風腥。蠡市雷作。日窮岵岵。胸羅邱壑。南山恥捷。東山海出。截彼勝峰。兩戒第一。扶彭澤腰。展耒陽足。踏徧煙雲。付之勝錄。峨眉上。應井絡下。直坤維。所謂蜀都重阻也。顧其名不見於禹貢。不著於兩漢志。並不與岱宗華衡恆嵩同登秩祀。識者嘆焉。雖然。王象之不云乎。梁州之山。岷嶓蔡蒙。西山背岷。北山背嶓。南山背蒙。峨眉在禹貢為蒙山之首。輿地紀勝。蒙山下引嘉定志云云。背坊本誤作皆。則已隱括於經矣。晉常璩華陽國志曰。犍為南安縣有峨眉山。去縣八十里。劉昭范書注實引之。他如酈道元水經注。江水又東南。逕南安縣南。有峨眉山。任豫益州記。云兩山相對。狀似峨眉。按任記。今佚。然輿地紀勝諸書多引之。樂史太平寰宇記。引張華博物志以為。峨眉一名牙門山。皆乙部之雅贍。可據者無不詳哉。言之則

峨眉紀游

已著於史矣。光緒十一年。廷議可四川督臣丁寶楨之奏。春秋致祭。秩視五嶽。逾年建廟山麓。遣官望祀。著為令。千百年闕遺之典。又特舉於今矣。形勝如彼。崇報如此。來游斯土者。或始終未識峨眉山真面目。何異渡江不見劉元城。過泗州不見大菩薩。誠人生憾事。戊申六月。藜然自漢州受代。僑會城。畏日方張。瑟居无慘。二十三日丁丑。有鄉人農校教習鄭君凱。周君繼先。以暑假見訪。話峨眉之勝。且曰。唐宋以來。詩人之久於蜀者。莫若杜子美。蜀人之能詩者。莫若蘇子瞻。然子美身經天寶之亂。揭來蜀東北。未嘗一至西南。子瞻少游京師。困踣仕途。僅以明允武陽君艱。一再返鄉里。自此不復至蜀。以故游屐均未印光相。吾鄉王右軍與周益州謝東山書。時時稱述岷峨。亦竟不遂其雅志。豈真空王佛所。與名山

無香火因緣耶。抑茲山不幸。不獲邀諸名士歌吟而上下。爲林泉生色也。我輩卽無所重輕於峨眉。失此不往。恐山靈笑人。余曰。唯。適次男際雯。姪男際雲。亦由學堂假歸。遂命出城買舟。庚辰昧爽。挈之行。遲。鄭周兩君於江樓。晌午始共登發。夏汛未漲。水淺堰多。曲折繞隄避之。行不能駛。歷中和中興各場。及傅家壩。蘇馬頭。古佛洞。泊黃龍溪。計程百里而遙。傅家壩一帶多黃土。其下層爲水成巖。似由上流冲刷積成之土。故層累井然。土中或含卵石。卵石質最堅。非水成巖石。故他部化土。而此獨存。石化土之理。全係空氣作用。或由水之溶解力。如此種石。大概含鐵質多。故化土最易而呈黃色也。舟中苦熱。華氏寒暑計高至九十二度。強解衣盤礴。頗患蠛蠓。此蟲生朽壤中。古謂之醯雞。礎風春雨。可資占驗。然

峨眉紀游

二

鬻人膚輒黻。屺磨不及防。正如小人之險毒。夜則夏二子又擾人清夢。

辛巳。朏。明。放。棹。過。江。口。地當流域要衝。明曹學佺有句云。犍蜀中分處。岷峨相向看。岡連三女冢。水接二郎灘。卽泊此所作。有支渠來會。江面始寬。支渠水凡三派。一自溫江雙流之石魚楊柳金馬等河。一自崇慶州東之白馬白西。文井江。灑分之橙木乾溪等河。及大邑邛州蒲江諸水。均由新津合而東南流。併注於此。自此有灘無堰。灘亦不甚險。昨過堰時。輒有風送涼。羣喜而求其故。余曰。堰磊石障水。以轉筒車溉田。水被障遏。勢湍激。掣空氣而與之偕。空氣鼓動則生風。舟入急流。其行速。擠逼前面空氣。餘三面空氣。驟補其缺。亦生風。乃極淺顯之理。無足異也。熱度升至九十三。相

與射覆聯句。心有所寄。頓忘溽暑。是日經彭山。眉青神三州縣境。在劉家場泊。夜較涼爽。華計降至八十度弱。與清晨相似。壬午過漢陽壩後。山始峻。水始瀉。平坦處兩岸甚闊。察江澗小阜。黃土含介殼極夥。知其地常爲洪水所淹。左右隔數里有山。太古水岸必以此爲界。又下七八里入峽。峽之外多卵石。水勢緩也。中多巨石塊。江窄流急。卵石不能留。故止存巨石也。時有人鑿岸取石。巖皮灰黑色。內色黃。上層黃泥。下層堅石。土爲石化。於此更見一斑。峽由衝刷而成。其下必爲兩山之腳。而最初爲最急之谿流。凡汽凝成雨。雨腐石成土。細流爲澗。澗相合成谿。又爲瀑。泉會成急湍。瀑布穿峽決谷。注於湖海。凡峽水洑而深。故無灘。亦險。其石多嶄露。非質不化土。乃旋化旋刷。不能留於其上。也。水挾泥沙以

峨眉紀游

三

行。其較大而麤者。輒先淤積。餘各視塊粒之大小。麤細先後下澱。故江之上流多卵石。而泥沙常聚下流。大江入海口之崇明島。卽積沙所成。峽中有層累石。爲停蓄物積成。或石竅如日如井。因流急則漩。所挾沙石亦隨之旋轉。鑽河底石成孔隙。三十里出峽。有場市名板橋谿。距嘉定不遠矣。望凌雲烏尤諸山。青蔥可愛。世稱峨眉天下秀。餘氣所及已如此。凌雲山麓。舊有唐御史熊爵書。揖峨巖三字。許九頂爲三峰。揖客。未知峨神首肯否。申初登陸入城。宿府街文星店。夜閱兒輩聯句詩。大抵游戲遣興。尠堪甄錄。然五言如峭壁東江窄。奔泉礪石圓。雲波搖崖樹。倒風喝岫雲。飛雲七言如赤日露頭窺谷口。青山伸腳入江心。雲船爲釜甑。日如炙扇。破蒲葵風不涼。雲霧確是當時情景。姑摘存之。鄭周二君皆有詩。

癸未出瞻峨門。西郭外一河。卽范成大峨山行記所謂燕渡水也。其源左自蘆山。榮經雅安。合青衣水者。俗呼雅河。右自夷徼及清溪。越巒合大渡河者。俗呼銅河。先後來會。注入岷江。行數百武。得平。坦。土人謂平原曰坦。見明李實蜀語。字從貝。不從具。長二里許。寬可半里。面積無慮百餘畝。爲冲刷土所成。窪處尙積水。厥土黏膩。宜種植。而率荒廢。慮漲水淹沒耳。坦以山爲界。山多盤陀。髣髴大佛巖。時爲雨露剝蝕。故不積土。山上石根嶄露。無土可施栽種。然植物根有保持土壤力。儻能以人工多植強性之木。則巖石表面。受外界之風化作用。漸次崩解。構成土壤。必爲植物根所保持。假以歲年。積土日深。便可耕種。近今外國言森林有保護土壤及濃蔭致雨之功。提倡不遺餘力。此亦不可不知也。自是叢灌夾道。殊形阨薜。惟桑林尙盛。

峨眉紀游

四

葉大而厚。頗如吾浙湖桑。故嘉屬產絲及絲織物。大紬尤著名。坦田宜稻。已結實纍纍。近河易得水也。山田則惟玉蜀黍及豆科植物而已。村嫗天足草屨。善負重。猶有懷葛遺風。三十里次蘇稽鎮。午。浪。鎮有蘇稽山。通志以爲東坡讀書處。唐蘇頲謫居稽。留於此。故名。按新舊書頲附環傳。開元八年罷政事。知益州大都督府長史事。爲蘇氏入蜀之始。輿地紀勝稽又作嵇。云蘇嵇一名啟。隱於龍游之蘇山。山之趾有鎮。以其姓氏名。二說未知孰是。范石湖游峨。曾宿此。又十餘里。走山谷間。土黃色而雜介殼。知古亦爲谿澗。又四五里有谿。水聲蓬然。虹梁高跨。名青石橋。遙望雲霧中。眾山隱約羅列。如拜如伏。其峨眉之兒孫歟。日。旰。抵峨眉縣治。地在漢爲南安。後周爲平羌。隋初以其枕峨山東麓。故改今名。綏山羅目。

二廢縣。卽在境內。蔣志縣南三十里卽羅目址。本羅蒙山。譌爲羅衣水。出青衣縣西蒙山。華陽國志。青衣有沫水。出蒙山下。伏行地中。寰宇記云。沫水在舊羅目縣。此皆可爲我眉卽禹貢蒙山之證。先隸眉州。唐以後屬嘉。是日酷暑。計行七十里。宿保和店。七月甲申朔。將出勝峰門。我眉古爲勝峯。以山以禱。雨封閉。乃由西門轉南。越儒林橋入朝山大路。路砌石子。碌礫不平。兩旁茂林修竹。顧盼生姿。榕木敷陰。喝人爭息。蠟樹參雜其間。汪機謂卽冬青。李時珍以爲卽本草經之女貞子。李說近是。有山蠟水蠟之分。此蓋山蠟。樹膚盡白。云爲蟲菌結成。居民利賴焉。惟昨見城市白蠟色暗滓未淨。製法似欠求精。吳君光耀曰。但能不惜工料。自無非通常用戶所宜也。物品有貴賤。猶人品有貴賤。用所經培院。如各有宜。班書古今人表分九等。去八存一。非法也。什邡壁山菩提興聖半係小刹。聖積寺爲古慈福院。相傳軒轅問

峨眉紀游

道處。殿供普賢願王銅像。規模闕敞。左樓懸八卦銅鐘。云高九尺。徑八尺。重二萬五千斤。明別傳和尚募鑄。惜梯毀不能登視。右峙窳堵波。今言塔也。亦範銅爲之。鑄佛四千七百尊。旁鑄華嚴經全部。製極精工。聞皆永川萬氏施造。世間不乏公益事。檀那宏願。胡獨捨於佛地耶。吳君曰。佛地亦收養窮民之處。公益之一也。前日收養廢材之書院。今日收養廢材之學堂。皆可作佛地觀。過保寧寺。石路多水。冲刷紋。近瑜伽河故也。由兩河口過橋。飯於蕭店子。縣至此十里。又度光明蓬萊二橋。渴甚。進報國寺。卽會宗堂。茗話。此堂明萬曆甲寅。道士名明光者。於此發願。不食三日。當道爲捐資開建。後倚獅子山。右屏風。左飛鳳。瑜伽河繞其前。綠陰簇抱。澗水合流。亦影響最勝處也。祀普賢。廣成楚狂在其中。取三教會宗之義。故名。出行百十武。見善覺寺木坊。寺尙在二坪。卽宋皇

坪。迂遠未及登。徑度響水橋。西行穿玉皇樓。虎溪橋折上。共五里。至伏虎寺。寺宇盧牟摩谿。前殿堦彌勒像。皤腹縮項。笑容可掬。旁一頭陀指曰。此布袋也。按布袋和尚。與彌勒佛塵劫懸殊。惟梁貞明三年。布袋於奉化岳林寺東廊說偈曰。彌勒真彌勒。分身千百億。時時示世人。世人自不識。端坐滅度。然則布袋彌勒。是一孫君鏘曰。布袋本張姓。名契。此浙江奉化長汀人。現在封山寺爲藏蛻處。而岳林寺尙稱彌勒道場云。正殿供如來殿後立韋馱像。皆金色莊嚴。考翻譯名義。韋馱是符檄。用徵召也。與今所稱護法韋馱無涉。其護法者。蓋跋闍羅波膩。跋闍羅此云金剛。波膩此云手。其手執金剛杵。因以立名。自像教盛行。闍浮提界。諸蘭若所香花供奉者。大都塗飾耳目。博取檀施。其真能顧名思義。現身說法者。恐不免如寒山拾得。擯作柴頭。卽炊僧也。見傳錄甚或

峩眉紀游

六

詫爲狂怪。烏虜豈特浮屠法而已哉。殿壁刻南海仙景。極工細。兩廂爲祖堂。客堂。齋堂等。最後豎石屏四。刊張三丰狂草。三丰明遼東懿州人。名全一。又名金寶。別號張邈邈。游處無恆。能一日千里。曾游四川。見蜀獻王。故蜀中靈蹟頗著。此碑筆走龍蛇。當非俗手僞作。陳希夷福壽字碑。所謂福狀白鶴踏芝田。壽狀青龍蟠玉柱者。亦在焉。旁上阿羅漢堂。五百應真。迴環列坐。香煙塞屋。目爲之眇。蓋會期雖過。優婆塞優婆夷之挂黃布。囊焚拜者。尙絡繹於茲。避煙走子母殿。窗外對峙宋皇坪。岑蔚在望。問昔軒轅訪天皇。真人授九仙三一五牙經之授道臺。則一片虛莽矣。自是磴道。敝。蹶。歷級升解脫坡。谿水潺湲。刻巖成層。所以異於地層者。以兩層距離甚近知之。且色皆一致。坡下煤層。已露鑛苗。惜無人開采。多杪

樹葉似柏。側出。枝平出。無支枝。材皆小。坡上蟬聲鳥聲幽咽可聽。由華嚴寺純陽殿上。大峨寺。峨山爲普賢示現之所。諸廟多供之。此設大龕正殿。獨坐蓮臺上。法相奇偉。儼然丈六金身。耳貫大環。赤足似老婦。小沙彌云。觀音姊也。姑妄聽之。兩廊板屋清幽。盡爲西人避暑賃住。後園偏左。有古松一株。大數圍。虬幹參天。當是千百年物。垣外山麓。架木笕水。李實蜀語云。通水槽曰笕。字亦作規。破竹鑿木爲之。云。自魚見石兩眼流出。常年取用不竭。先是度萬福橋。神水閣下。有石刻呂祖書大峨石三字。明督學郭子章書靈陵大妙之天六字。及希夷福壽字。東坡雲外流春字。肩輿急過。交臂失之。按唐杜光庭作洞天福地記。引道書龜山白玉經。三十六小洞天。第七洞峨眉山。周迴三百里。古記又有峨山周而千里高八十里之說。名靈陵大妙之天。此郭書所本。志

峨眉紀游

七

載袁子讓記。福壽石上舊有菴。一說大峨寺。卽古福壽菴。宋祖卽位召對後。希

夷自號峨眉山。人此正其隱所。而宋史陳搏傳僅太平興國中。兩朝太宗。賜號希夷先生。則非太祖可知。初隱武當。繼移華山。卽化形蓮花峰下。張超谷。並未至此。不知袁何所據。呂洞賓事。祇埒見搏傳。曾否游峨。亦無可考。惟縣北飛來岡有題壁詩。山中十字洞。有劍畫痕。趙宋去今未遠。羽流行蹤難測。或傳聞有因歟。東坡不獲登峨。明人已言之。字蹟惟此。及龍門洞兩處。然龍門二大字。已爲富春孫公雙鉤。恐此四字。亦非親到染翰。寺外往左折右。見歌鳳臺石刻。云楚狂陸通隱此。此卽御覽引列仙傳所謂通好養性。在蜀峨眉山。世世見之數百年者。而臺已荆蕪矣。臺下舊有堂。輿下引費士幾歌鳳堂記云。晉皇甫謐高士傳。宋劉孝標注。世說唐陳子昂賦。感遇詩。皆謂避楚入蜀。隱於峨眉。接輿通字也。足與

御覽度歌鳳橋往中峰寺。即晉乾明觀。宋黃魯直習靜其中。按山
互證。谷謫涪州別駕。移戎州安置。戎即今敘州府。元符三年七月。曾自戎舟行
訪其姑於青神。往返嘉峨閒。逃禪當即在此時。左上三望坂進觀
音寺。觀音塑作婦人相。其實誤也。太平廣記載一仕宦妻。爲神所
攝。因作觀音像奉焉。其妻尋夢一僧救之。得甦。可知唐以前不塑
女像。宣和畫譜中。唐宋名人所寫觀音。亦未有飾婦人冠服者。惟
宋小說載甄龍友。觀音偈云。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彼美人兮。西方
之人兮。壽涯禪師詠魚籃觀音。亦有窈窕丰姿。都沒賽。茜裙不把
珠纓蓋之句。元僧無識。遂以爲妙。莊王女。與文殊普賢同胎巾幗。
可發大噓。或曰。然則三佛何以獨稱大士。不知傳鐙錄載。佛耶舍
多謂鳩摩羅多。昔世尊記曰。吾滅後千年。有大士出現。月氏。汝應

峨眉紀游

八

斯運。又懷海普願智藏。同依馬祖入室。時稱三大士。是諸祖師俱
得有此稱。非以女菩薩始稱大士也。或又曰。法苑珠林。宣驗冥祥
等記。觀世音顯迹六朝。僧尼道流。隨意示種種相。且蓮社高賢傳。
普賢化采服女子。以試曇翼。佛祖統紀。唐德宗時。有尼號空姑。宿
安國寺。中夜身光赫然。人謂是普賢。以此例之。佛無定相。何不可
女之有。曰此論變相耳。變相可百千萬億身。可無身。真相止一身。
不能有二身。壞一佛而失其本來面目。如之何其不誤哉。音女相
之誤。蓋本胡元瑞王弼州徐雲林及翟晴江諸家說。後讀俞理初
觀世音菩薩傳略跋。謂胡氏莊嶽委談。爲蔽固。王氏觀音本記。爲
多誤。主持菩薩女身。其說甚辯。初頗疑之。繼思傳略爲趙文敏夫
人管英書刊。所謂妙莊王第三女。妙善者。僅據元僧所述。優婆夷
崇拜女菩薩。旣不免迷信小乘。俞氏爲夫人作跋。又不能不迴護
本傳。未足爲定論也。卽就跋文繹之。首引悲華經。轉輪王無量淨
第一太子。名曰不眴。寶藏佛字之爲觀世音。次引受記經。如來國
無有女人。王名威德。於園中入三昧。左右蓮花。化生二子。左名寶

意即是觀世音且云據此二經觀世音出世不作女身已明明白
下斷語矣入後矜奇術博往往抵牾如蓮社高賢傳試曇翼之
子本是普賢姑勿具論北齊書徐之才傳之武成夷堅志董性之
母許洞妻所見觀世音雖示作婦人而大唐西域記為潛矩吒國
商人拯溺冥祥記使張興妻逃獄者觀世音示現固皆沙門也
冥祥記示畢覽之途述異記治僧法義之病者又皆道人尤可
笑者法苑珠林載彭子喬繫獄誦觀世音經有鶴下為美麗人雙
械自脫則曰是亦女身也王球繫獄念觀世音夢見沙門遂蒙原
宥乃曰不必是觀世音親見也引同一書事同一類而言女則援
以爲證言男則駁以爲非遁詞知其所蔽質之俞氏恐亦無以自
解萬迴對中宗言僧伽化身觀音見而斥爲弔詭之詞不足爲據
自君前本無戲言果何所見而斥爲弔詭之詞不足爲據隋文獨
孤后是妙善菩薩祕記附會已非典要至唐太宗長孫皇后小字
觀音婢不過名字偶同北夢瑣言記同昌公主事先敘公主疾殞
醫官族誅劉瞻諫不聽後敘懿皇嘗幸左軍見觀音像陷地四尺
云云本非一時事左右迎合上意僅對以陛下中國之天子菩薩
卽邊地之道人並未明言公主道人也非觀音示身強作左證且
其意謂是指公主爲觀音示身強作左證且管傳稱王三女長妙
音次妙緣次妙善截然不同乃因後宮變女事謂妙音品卽觀世
音牽合爲一豈非自相矛盾大抵觀世音以猛勇丈夫具大悲願
心欲斷眾苦不戒無上菩提是慈氏教非覺氏教也惟其夙具婆
峨眉紀游

峨眉紀游

謂觀世音尊者白佛言我於彼前現比丘尼女國王命婦
大家童女身是也爲十方眾說法兼現男女身妙法蓮華經
所謂佛言觀世音現比丘尼優婆夷長者居士宰官婆羅門婦女
童男童女身是也若云觀音極幻人之術卽猛勇丈夫亦示現之
一不能謂爲觀世音時是女身耶冰署筆談曰三教殊門非現之
遂能謂爲觀世音時是女身耶冰署筆談曰三教殊門非現之
在佛堂無如觀世音在道教無如呂純陽在儒教無如孔子孟二夫
子玉芝堂談蒼言觀音於諸先覺猶孔門之有亞聖若觀音是女
子何至儼不于倫與孔孟呂祖相提並論哉他如魚籃觀音實孟
蘭之譌白衣觀音本毗陀天女各是一人與此無涉總之從無量
淨王之體應爲化外之觀世音卽眞身義普門示現卽應身義眞是
本來之體應爲化外之觀世音卽眞身義普門示現卽應身義眞是
暗合故不復追改而附注於此高君麟超曰顧亭林氏有言甚矣
人之好言色也太白星也而有妻曰女嬃常儀占月之官也而以
爲羿妻常娥巫神洛妃寓言也而皆以爲帝女於山川之土必
嶽神爲王則立寢殿爲王夫人迷惑男如瀆亂神火大抵好事者
附會成之甚至小孤山說爲夫小姑杜拾遺說爲十姨荒謬不經沿
及佛氏誠不知其何心也俞氏博聞好奇有毛西河之雄辨人地不
敢過其鋒先生此論卽以其人之矛刺其人之盾字字拋甄落地不
有功名教之文豈徒爲彼教作護法金剛哉余因出上絲網坡越
先生論而恢之彌廣世有知音當不河漢斯言